

子承父业 他能拿别人六七倍的工资

参加工作年份

1962

名片

人物:杨长生

年龄:81岁

职业:刺绣剧装厂厂长、非遗传承人

感言:希望后辈能把技艺和荣耀传承下去。

■ 本报记者 沈舜枝 文/图

泉州有“戏曲之乡”、“木偶之城”的美誉，戏曲的繁荣也带动了戏剧道具制作行业，而闽南一带许多大大小小的剧团所用的道具，大部分竟出自同一家——泉州杨氏戏剧道具。

81岁的杨长生正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杨氏）戏剧道具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七八岁开始学习技艺，19岁正式入职泉州工艺美术厂，39岁成为泉州市剧装玩艺厂厂长，退休后与妻子潘丽卿开办了工作室，他的一生都与

戏剧道具打交道，他的职业生涯也见证了戏剧行业的起起落落。

杨氏技艺源于清道光年间，到了杨长生爷爷杨文锦时，杨氏戏剧道具制作技艺在泉州地区已颇有名气，因擅做道具纱帽，杨文锦还被称作“纱帽锦”。上世纪50年代初，杨长生的父亲杨春木在当时的中山南路498号开设了一家名为“聚复发”的小作坊，专门制作戏服盔帽、兵器旗幡、舞狮舞龙等戏曲舞台道具，许多高甲戏、梨园戏、木偶戏剧团都成了杨春木的主要客户。

从小随父亲学艺，杨长

生练就出色的绘画功底，17岁高中毕业，他被福建师范学院（今福建师范大学）美术专业录取。要知道那个年代，“大学生”就是天之骄子，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杨长生要走向另一条路。

然而，因为哥哥去世，杨长生不得不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不要放弃大学生的光明前途，回家继承祖业？“这门手艺不能到我这一代断了。”杨长生最终决定回家继承技艺。上世纪60年代，杨长生进入泉州工艺美术社工作。这期间，他不只重拾了杨氏戏剧道具制作技艺，还先后师从其父亲杨春木、刻纸大师李尧宝和木偶头制作大师江朝铉，学习戏剧道具制作技艺、绘画刻纸技艺和木偶头雕刻技艺，并迅速成长为美术社的技术骨干，潜心研发的金狮木偶深受木偶剧团团长黄奕缺大师的青睐。

杨长生经历了戏剧最

繁荣的时代。“上世纪60年代，不只专业的剧团会到处演出，各个公社也会选人来学习表演，安排演出。”杨长生说，剧装玩艺厂的订单做不过来，他更是忙得废寝忘食。到底有多忙？杨长生说，那个时候，工人的月工资就二三十元，他计件工资一个月可以做到200元。

上世纪70年代，戏剧进入低潮，杨长生也经历了一段职业的辗转期，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戏剧又回温。1982年，杨长生出任泉州市剧装玩艺厂厂长，他不仅丰富了产品线，还扩大市场，产品不只在国内销售，还出口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三十多个国家，上世纪90年代初，该厂就做到了每年300多万元的产值。

杨长生先后被授予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高级工艺师、福建省民间艺术家等称号。2003年退休后，杨长生与妻子潘丽卿开办了一



81岁的杨长生每天还在工作室里制作戏剧道具

个工作室，生意好时，订单多到十几个人都来不及做。如今，杨长生与儿子杨宏达、儿媳张秀玉、孙子杨佳辉分工合作，子孙后代都在继续从事戏剧道具制作事业，为传承和弘扬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贡献着自己

的力量。

“做戏剧道具是个苦活，传承不易。”杨长生说，他很高兴地看到，杨氏技艺后继有人，他一生潜心研究戏剧道具的制作技艺，深知艰辛之外亦有成就，希望后人能享受和传承这份荣耀。



当年在前线临时指挥所的曾溪良（左二）

那场战役24小时炮火连天 黑夜被打得仿如白昼

参加工作年份

1963

名片

人物:曾溪良

年龄:80岁

职业:公安局退休干部

感言:国家安宁的背后,是无数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 本报记者 吴日锦

“那场战役，我们配合的部队阵亡、牺牲了410多人，受伤1000多人。”深邃放光的双眼直视前方，一个标准的军礼孔武有力，老兵以军人特有的方式纪念战争，怀念战友。虽然那场战争已经过去40年，但讲起自己参与的那场战役，80岁的老兵团长曾溪良声音洪亮，脉络、细节清晰得就像刚刚发生过的事。曾溪良说，他永远不会忘记那场惨烈自卫反击战中，那些为求

得祖国边境安宁奋起反击而牺牲的将士。

1984年，对越反击战老山前线战斗正酣，总参谋部从全国调集精锐部队驰援作战。曾溪良所在的炮13团成为福州军区唯一入选的部队，当年7月22日，从莆田机动3000公里直达前线，当时已经提拔为副团长的曾溪良被任命为陆军第一军炮兵群副群长兼前进指挥所总指挥。

到了战地后，前线情况有所缓和，部队就进行了三个多月的临战训练。尽管

如此，当年11月10日，曾溪良依然奉命率先上阵，带着48名指战员先遣队，插入边境，在离边境1公里的地方构建前进指挥所，并设立8个观察所，沟通通信联络，协同一线步兵，构建野战工事。在大部队准备换班之际，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迟滞我军换防，曾溪良所在炮13团大部队还离前线180多公里，因此曾溪良与另一位分管阵地孙副团长独立指挥300多名指战员参与战斗26天。

“艰苦不可想象。”曾溪

良回忆，当时前线的粮食只能维持一个星期，饮水十分缺乏。有两三个维护站甚至没带给养。各观察所抵达指定位置后，一块塑料布一铺就展开了战斗队形。当时整个前线，双方兵力都有4万多人，炮火十分猛烈，前线一带24小时炮火连天，黑夜被打得如同白昼。

曾溪良说，那场战斗下来，他所配合的第一军就阵亡牺牲了410多名指战员，1000多人受伤。自己所带的炮兵团防御工事做得最

好，也阵亡了一名副指导员，机动中牺牲了一名战士。

“因为战事，无暇顾及孩子，孩子们的学习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曾溪良那个时候，既要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管理的是整个部队，根本无暇顾及家庭。上战场的时候曾溪良正好40周岁，膝下三个孩子，在上前线前他把长子送回自己的母校惠安荷山中学托付上学，他的爱人则留在部队营区留守，边工作，边照顾孩子上学。曾溪良哽咽着

说，自己上战场时随身带着《岳飞浩气长存》的国画，随时准备牺牲。

曾溪良说，战争结束后，之前的战场已经成为红色教育基地，部队每年都会组织去悼念战友。从部队转业后，曾溪良成了一名公安干警，直到2004年10月退休。退休后，曾溪良深入学校、机关、社区义务开展红色讲堂，讲述战地故事。每每讲完，曾溪良总会深情地说：“一个国家没有无缘无故的安宁，安宁背后是无数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退休后的曾溪良在红色讲堂上宣讲